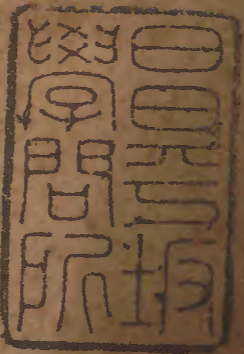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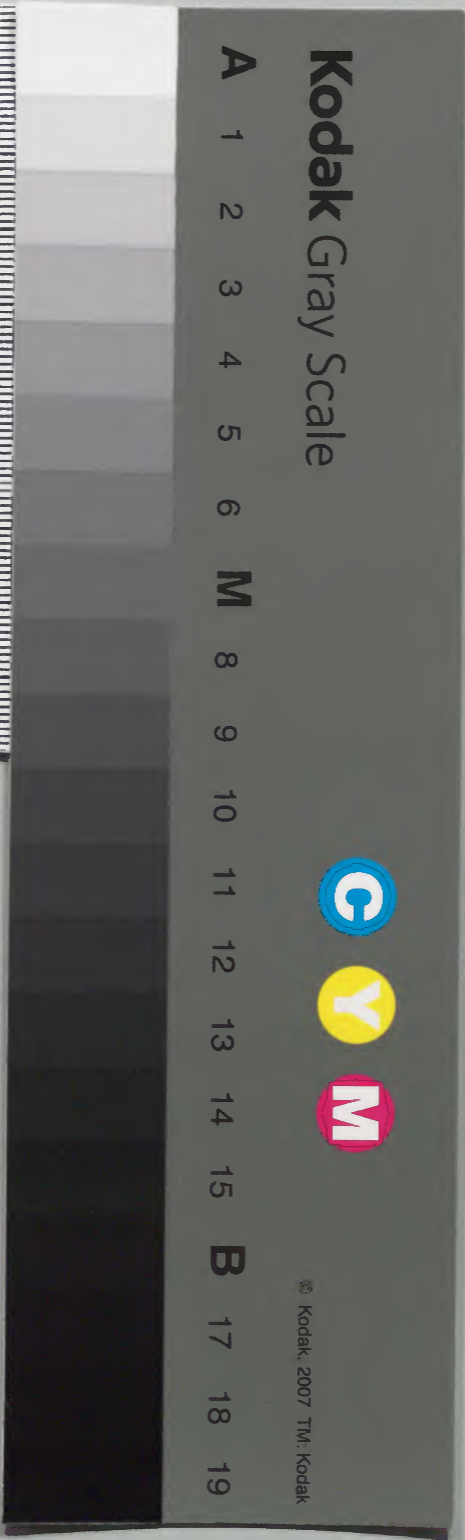
二百廿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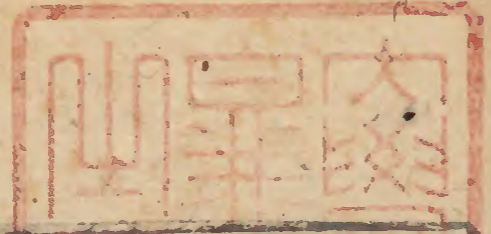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三	四	一	一
二	三	四	一	一
二	三	四	一	一
二	三	四	一	一

庫	文	冊	函
三	九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112)		
函號	290	140	





史籍卷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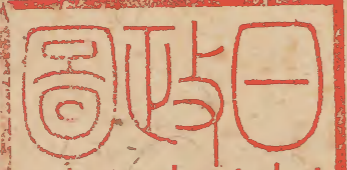
宋史六

志

天文



淺草文庫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此。故自上古以來，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式，周史佚之流，居是官者，專察天象之常變，而述天心告戒之意，進言於其君，以致交修之儆焉。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小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也。然考堯典中星，不過正人時以興民事，夏仲康之世，胤征之篇，乃季秋月朔，辰

史籍卷一百

一

弗集于房然後日食之變昉見於書觀其數義和以俶擾天紀昏迷天象之罪而討之則知先王克謹天戒所以責成於司天之官者豈輕任哉箕子洪範論休咎之徵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禮記言體信達順之效則以天降膏露先之至於周詩屢言天變所謂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燿燿震電不寧不令孔子刪詩而存之以示戒也他日約魯史而作春秋日食星變屢書而不爲煩聖人以天道戒謹後世之旨昭然可觀矣自司馬遷史記而下歷代皆志天文雖義和既遠官乏世掌賴世有專門之學焉其說三家曰

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先絕周髀多差渾天之學遭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晚出始物色得之故自魏晉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學者犖犖名世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賈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台匿不以聞者死罪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皆底於要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於夜及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履參定以是推

之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亦豈徒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禎祥、日月薄蝕、五緯凌犯、彗孛飛流、虹霓雲氣等事，其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畧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爲一人，君遇變修德，無或他諉。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恐懼之餘，故於天文休咎之應，不容不縷述而申言之。是亦時勢使然，未可言星士日官之術有精舛，敬怠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爲一志，而取歐陽修新唐書五代史爲法，凡徵驗之說，有涉于傳會咸削而不書，歸于傳信而已矣。曆象以授四時，璣衡以齊七政，二者本相因而成，故璣衡之

設史謂起於帝嚳，或作必無。又云璿璣玉衡，乃羲和舊器，舜創爲也。漢馬融有云上天之體，既不可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惟有璣衡一事。璣衡者，卽今之渾儀也。宋王蕃云：渾儀之制，置天平地，平以定天體，爲四游儀，以綴赤道。此謂璣也。置望筒橫簫於游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與四游儀並列爲三重者，唐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如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爲渾象，寘諸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太平興國四年，巴中人張思訓創作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

中踰年而成，詔置於文明殿東鼓樓下，其制起樓高丈餘，機
隱於內，規天矩地，下設地輪、地足，又爲橫輪、側輪、斜輪，定身
關中關、小關、天柱、七直神，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
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以木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則
自執辰牌，循環而出，隨刻數以定晝夜長短，上有天頂、天牙、
天關、天指、天抱、天束、天條，布三百六十五度，爲日月五星、紫
微宮、列宿、斗建、黃赤道，以日行度，定寒暑進退，開元遺法，轉
運以水，至冬凝凍，遲溢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之，遂無差忒，
冬至之日，日在黃道表，去北極最遠，爲小寒，晝短夜長，夏至
之日，日在赤道裏，去北極最近，爲小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

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平分，寒暑進退，皆由於此，并著日
月象，皆取仰視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制成於
自然，尤爲精妙，以思訓爲司天渾儀丞，銅候儀，冬官正韓顯
符所造，本李淳風僧一行之遺法，其制有九：一曰雙規，二曰
游規，三曰直規，四曰窺管，五曰平準，六曰黃道，七曰赤道，八
曰龍柱，九曰水臬，唐李淳風於浚儀縣古岳臺測北極出地
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陽城九度，今測定北極高三十五度，以
爲常準，熙寧七年，沈括上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
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測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
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鏡，凡三百六十有五

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有舒有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繫度度所以生數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博乎器中而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驗其跡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莫能知其當然之數至唐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

虞書所謂璿璣玉衡鄭康成粗記其法云云
遠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
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
皆嘗爲儀及象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慮星
用四分復重大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九分
之三而其黃赤道焉續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極而黃赤道
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制銅儀有雙規正
距子午以象天宮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特規斜絡天腹
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
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象

二規爲一
故曰雙規
合而爲六

赤道其二象二極是孔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之去同而
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司儀三書其外曰
六合有天經雙規金經雙規金常規六曰三辰圖後八人爲
于六合之內有月游規魯城黃道儀爲其次曰四游儀
爲天樞中爲游箭以尺爲度其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
九交以携月游一行以爲難產而真法亦十其後率府兵曹
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
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多
因晁崇斛蘭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
取交有得失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舊說謂今中國於

地爲東南當令西北至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
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
所出爲東日之所入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
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
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立於午而
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
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
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論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
北也常以天中爲北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善言天

震悟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三
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知天樞既中。日之所出。定爲東。日之所入。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候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始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數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日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置而勿議可也。又言渾儀之爲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

之定位。其次曰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爲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之爲用也。其景表儀曰步景之法。惟定南北爲難。古法置槩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極星不當中天。而候景之法。取晨夕景之最長者。規之兩表相去中折。以參驗最短之景。爲日中。然測景之地。百里之間。地之高下東西。不能無偏。其間有邑屋山林之蔽。而濁氛又繫其日之明晦風雨。人間煙氣塵空。變作不常。臣往候景入濁出濁之節。日月不同。不足以考見出沒之實。則晨夕景

之短長未能得其極數參考舊聞別立新術先約定四方以
三表表相去一尺左右上下以度量之令相重如一自日初
出則量西景三表相去之度又量三表之端景之所至各別
記之至日欲入候東景亦如之長短同相去之踈密又同則
以東西景端隨表景規之半折以求長短之景五者皆合則
半折最短之景分北表南端爲南東西景端爲東西五候一
有不合未足以爲正既得四方則惟設一表於南端自表跌
刻以爲分分積爲寸寸積爲尺而景得矣元祐間蘇頌更作
者上寘渾儀中設渾象傍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
機胎合躡度最爲奇巧後悉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頌之書

雖在大抵於渾象爲詳而尺寸多不載是以難復云宣和六
年宰臣王黼言臣崇寧元年邂逅方外之士於京師自云王
其姓面出素書一道璣衡之制甚詳比嘗請令應奉司造小
樣驗之踰二月乃成璿璣其圓如丸具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置南北極崑崙山及黃赤二道列二十四氣七十二
候六十四卦十干十二支晝夜百刻列二十八宿并內外三
垣周天星日月循黃道天行每天左旋一周日右旋一度冬
至南出赤道二十四度夏至北入赤道二十四度春秋二分
黃赤道交而出卯入酉月行十三度有餘生明於西其形如
鉤下環西見半規及望而圓既望西缺下環東見半規及晦

而隱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將入或左或右或遲或速皆與天象脗合無纖毫差玉衡植於屏外持扼樞斗注水激輪其下爲機輪四十有三鉤鍵交錯相持次第運轉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齒少者五日行一齒疾徐相遠如此而同發於一機其密殆與造化侔焉自餘悉如唐一行之制然一行舊制機關用銅鐵爲之澀卽不能自運今制改以堅木若美玉之類舊制外絡二輪以綴日月而二輪蔽虧星度仰觀躔次不審今制日月皆附黃道如蟻行磴上舊制雖有合望而月體常圓上下弦無辨今以機轉之使圓缺隱見悉合天象舊制止有候刻辰鐘鼓晝夜長短與日月出入

更籌之度皆不能辨今制爲司辰壽星運十二時輪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爲燭龍承以銅荷時正吐珠振荷循環自運其制皆出一行之外卽其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琿璣也運行水斗者玉衡也昔人或謂璣衡爲渾天儀或謂有璣而無衡者爲渾天象或謂渾儀望筭爲衡皆非也甚者莫知璣衡爲何器惟鄭康成以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以今制考之其說最近又日之晦明自昔弗燭厥理獨揚雄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京房云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無光遡日以爲光本朝沈括用彈泥月粉塗其半以象對日之光正側視之始盡圓缺之形今制

與三者之說若合符節，宜命有司置局，如樣製相趾於明堂，或合臺之內，築臺陳之以測上象。又別製三器，一納御府，一置鐘鼓院，一備車駕行幸所在，仍著爲成書，以詔萬世。詔黼總領內侍梁師成副之。

極度極星之在紫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謂北極爲天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曆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中興更造渾儀，太史令丁師仁言臨安府地勢向南，於北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璨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天參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遂罷議，後十餘年。

邵鄂鑄儀，則用臨安北極高下爲之，以清臺儀校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

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爲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于黃道，而轉變焉。故有青黑白赤四者之異名。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曆，以儀揆測之，得畢觜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儀測候，與

唐一行尤異紹聖二年清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考正惟
牛尾室柳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少蓋
天度之不齊古人特紀其大綱後世漸極於精密也若夫黃
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
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曆更一黃道其多寡
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曆之躔度焉

四時中星見於堯典聖人南而而治天下卽日行而定四時
虛鳥火昴之度在天夷隲析因之候在人故書首載之以見
授時爲政之大也而後世考驗冬至之日堯時躔虛至於三
代則躔於女春秋時在牛至於漢永元已在斗矣大畧六十

疑話

餘年輒差一度開禧占測已在箕宿校之堯時凡退四十分
度自漢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二次大約
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太陽日行一度近歲紀元曆定歲
差約退一分四十餘秒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緩一年周
天微差積累分秒而躔度見焉曆家考之萬五千年之後所
差半周天寒暑將易位世未有知其說者焉

天道雖遠求合在人今去宋七百餘年而日月薄蝕朔望不爽何至株守若史所云哉

凡月之行歷二十有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
當朔日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是爲陰勝陽
其變重自古聖人畏之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不入黃道則

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於闇虛之內、則月
爲之食、是爲陽勝陰、其變輕、朱熹謂月食終亦爲災、陰若退
避、則不至相敵而食、所謂闇虛、蓋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
大小與日體同、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畧也、日食修德、月食
修刑、自昔人主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此也、凡合朔初交、冬
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出黃道東、立冬立
夏後、出黃道東南、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
後、出黃道西、立冬立夏後、出黃道西北、春入陽曆、秋入陰曆、
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出黃道南、立春立秋後、出黃道西南、
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出黃道北、立春

立秋後、出黃道東北、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
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鎮星色黃、
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得其常色、
而應四時、則吉、變常爲凶、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亡
德受殃、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見、其年必
惡、凡五星與列宿相去方寸爲犯、居之不去爲守、兩體俱動
而直曰觸、離復合、合復離曰鬪、當東反西曰退、芒角相及同
舍曰合、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
之、終於東行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

同度曰合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復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近日晨伏於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遲疾順逆留行之大端也

彗星小者數寸長者或竟天除舊布新之兆也其體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芒光所及則爲災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孛星彗屬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大兵災甚於彗

旄頭星亦彗屬也

觀天地陰陽之體以正位辨方考時定閏莫近乎圭表周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而馮相氏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漢之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宋何承天始立表候日景十年間知冬至比景初曆常後天三日唐一行造大衍曆用圭表測知舊曆氣節常後天一日宋朝測景在浚儀之岳臺司天監圭表乃石晉時天文叅謀趙延义所建表既欹傾圭亦墊陷其於天度無所取正皇祐初詔周琮于淵舒易簡改製之乃考古法立八尺銅表厚二寸博四寸下連石圭一丈三尺以盡冬至景長之數面有雙水

溝爲平準候之三年知氣節比舊曆後天半日因而成書三卷命曰岳臺晷景新書論前代測候是非步算之法頗詳既上奏詔翰林學士范鎮爲序以識崇寧間姚舜輔造紀元曆求岳臺晷景冬至後初限六十二日二十二分蓋立八尺之表俟圭景上正八尺之景去冬至多寡日辰立爲初限用減二至得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爲夏至後初限蓋冬至之景長短實與歲差相應而地理遠近古今亦不同焉中興後清臺亦立晷圭如汴京之制統天曆開禧曆皆然臨安之晷景與岳臺異然土圭之法本以致日景求地中而表景不應災祥繫焉占家亦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自黃帝觀漏水制器取則周禮挈壺氏主挈壺水以爲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所以視漏刻之盈縮辨昏旦之短長自秦漢以來或下漏或浮漏或輪漏或權衡制作不一國朝挈壺之職專司辰刻署置於文德殿門內之東偏設鼓樓鐘樓於殿庭之左右其制有銅壺水稱渴烏漏箭時牌契之屬壺以貯水烏以引注稱以平其漏箭以識其時牌以告時於晝契以發鼓於夜常以卯正後一刻爲禁門開鑰之節盈八刻後以爲辰時每時皆然以至於酉每一時直官進牌奏時正雞人引唱擊鼓一十五聲至昏夜雞人唱放鼓契出發鼓擊鐘一百聲然後下漏每夜分爲五更更分爲五點更以擊鼓

爲節點以擊鐘爲節每更初皆雞人唱轉點卽移水稱以至五更二點止鼓契出五點擊鐘一百聲雞人唱擊鼓是謂攢點至八刻後爲卯時正四時皆然用之既久水有遲疾皇祐初詔舒易簡于淵周琮更造其法用平水重壺均調水勢使無遲疾分百刻於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曉日沒後二刻半爲昏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焉冬至夏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別爲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

每箭各異其數凡黃道升降差二度四十分則隨曆增減改箭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六分之二則交次時宋以周顯德七年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謠故宮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佑二年降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更漏之數附會

五行

災祥附見各紀其難
以附入者存五行志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爲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

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漢以來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宋周惇頤太極圖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之學皆非所取歐陽修唐志於庶徵惟述災眚而休祥闕焉自大祖卽位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諸福畢至在治世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奸相與傅會為欺罔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

心知其非故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皆屢書而無隱於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修省者乎昔禹致羣臣於會稽黃龍負舟而執玉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桑穀共生於朝雉升鼎耳而雒而大戊武丁復修成湯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潛有雀生鷓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為吉無德以當之則吉反為凶故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

作人實興之哉

如此則修德而已
休祥不足論矣

徽宗大觀中蔡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九十畝政和初
蔡州表一莖兩岐或三五岐近約十畝遠或連野五年寧海
縣進早禾一稔二米者凡三石時方修明堂遂協成典禮詔
許拜表賀自是史官多記奇祥異瑞謂麥禾爲常事不書政
和二年新安縣蟾蜍背生芝草自是而後祥瑞日聞玉芝產
禁中殆無虛歲凡殿宇園苑及嬪妃位皆有之外則中書尚
書二省太學亦產紫芝四年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十萬石五
年蘄州進芝草一萬一千六百枝內一枝紫色九幹十二月
汝州進六萬本其間連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司不勝

其紀初猶表賀後以爲常不賀也時朱勝非爲京東提舉學
事行部至密州界見縣令部數百夫入山採芝彌漫山谷皆
芝困也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千葉層疊高大衆色
咸備郡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一綱入貢文仲
進授本道轉運使政和二年玄圭出晉州獻瑞石綠色方三
尺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畫者堯
字居右天正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礮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
於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
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政和後禁苑爲村居野店聚珍禽
異獸鹿麕鴛鴦鳥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禽獸之

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元豐末嘗
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見而哲宗崩至
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聞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
摧倒之聲其形丈餘髮鬚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不
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或變人形或爲
驢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官人所
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
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白晝
人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
衛亦有託以作過者如此二歲乃息已而北征事起卒成金

人之禍宣和六年御樓觀燈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樓下帝
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大府之斷決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
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
開封府執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鞫治箠掠亂下又加炮烙
畧無一語亦無痛苦之狀斷其足筋復施刀鬻血肉狼籍帝
大不悅爲罷觀竟不知其何人付獄盡之七年都城東門外
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悖罵語
復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
下開封獄一夕方省不知向者所爲於獄中盡之理宗朝宮
苑繫前後掩裙其長率地名趕上裙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

此乃神告
之不宜殺

不走落走
不落也

束足織直日快上馬粉點眼角名淚妝初紹熙間里巷婦人以琉璃爲首飾時有詩云天下盡琉璃後連年有流離之厄亦服妖也

律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曆爲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曆而止曆以數始數自律生故律曆既正寒暑以節歲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績以凝萬事根本由茲立焉古人自入小學知樂知數已曉其原後世老師宿儒猶或弗習律曆而律曆之家未必知道各師其師岐而二之雖有巧思豈能究造化之統會極天人之蘊奧哉是以審律造曆更易不常卒無一定之

說治效之不古若亦此之由世亦豈察及是乎宋初承五代之季王朴制律曆作律準以宣其聲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考正和峴等以景表銅臬暨羊頭秬黍累尺制律而度量權衡因以取正然累代尺度與望臬殊黍有巨細縱橫容積諸儒異議卒無成說崇寧中徽宗任蔡京信方士聲爲律身爲度之說始大蓋乎古矣顯德欽天曆亦朴所制也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用稍踈詔王處訥等造應天曆未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行乾元曆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八改曆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

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百五十年復八
改曆使其初立法脗合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數
數更法以求幸合玄象哉雖然天步惟艱古今通患天運日
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
僅得其概耳又况黃赤道度有斜正濶狹之殊日月運行有
盈縮朧胸表裏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
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
南相距二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歛晷刻豈能盡諧
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迴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
畢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之火者諉曰星官曆生

之責可哉至於儀象推測之具世亦數改若沈括之議蘇軾
之制其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蓋亦未始乏人
也今其遺法具在惟奉元會天二法不存大抵數異術同因
仍增損以追合乾象俱無以大相過云

昔黃帝作律呂以調陰陽之聲以候天地之氣堯則欽若曆
象以授人時以成歲功用能綜三才之道極萬物之情以成
其政化者也至司馬遷班固叙其指要著之簡策自漢至隋
歷代祖述益加詳悉暨唐貞觀迄周顯德五代隆替逾三百
年博達之士頗輯廢墜而律志皆闕宋初混一寓內能士畢
舉國經王制悉復古道漢制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

日今亦用次序以志於篇曰備數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其六曰九數謂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朒旁要是謂九章其後又有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綴術緝古等法歷代傳習謂之小學唐冑曹參軍陳從運著得一算經復有徐仁美作增成立一法古者屬於太史隋氏始置算學博士於國庠唐增其員宋因而不改曰和聲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古之聖人推律以制器因氣以宣聲和聲以成音比音而爲樂然則律呂之用其樂之本歟以其相生損益數極精微非聰明博達罕能詳究故歷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闕周顯德中王

朴始因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景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况景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鐘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

定衆議悉同重造十二律管自此五音和暢曰審度本起於黃鐘之律以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而分寸尺丈引之制生焉宋旣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僞俗尺度踰於法制者去之由是尺度之制盡復古焉曰嘉量漢制云物有多少受以量本起於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而侖合升斗斛五量之法備矣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曰權衡所以平物一民知輕重也權有五曰銖兩斤鈞石建隆元年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

下禁私造者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鍾鈞爲奸害及黎庶宜詳定稱法著爲通規監內藏庫崇儀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自黃鐘之管而生也等一兩者其衡合樂分寸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鍾重六錢盤重四錢以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釐者二千四百得十

此弊總不
可於俗謂

有五斤爲一稱之則初以積黍爲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爲定
數之端故有忽絲毫釐黍絳各定一錢之則忽萬爲分絲
則千毫則百釐則十轉以什倍倍之則爲一錢黍以二千四
百枚爲一兩黍以二百四十銖以二十四遂成其稱稱合黍
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爲五分則每分計二
十四黍又每分析爲一十釐則每釐計二黍十分黍之四每
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爲一黍則黍忽之數極矣其則用銅而
鏤文以識其輕重新法旣成詔取舊稱舊式校之或輕或重
式旣若是權衡可知矣又此用大稱如百斤者皆懸鈎於架
植環於衡環或偃手或抑按輕重之際殊爲懸絕乃令每用

十六兩稱
十七兩手
大

大稱懸以絲繩旣置其物則邦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
式頒於四方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貢金帛而太府權衡失
準得因爲奸故諸道主者坐逋負破產甚衆又守藏吏代校
計爭訟至是新制旣定奸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道體爲一
天地之元萬物之祖也散而爲氣則有陰有陽動而爲數則
有奇有偶凝而爲形則有剛有柔發而爲聲則有清有濁其
著見而爲器則有律有呂凡禮樂刑政權衡度量皆出於是
自周衰樂壞而律呂候氣之法不傳西漢劉歆揚雄之徒僅
存其說京房作準以代律分六十聲始於南事終於去滅然
聲細而難分世不能用歷晉及隋唐律法微隱宋史止載律

卷之二

三

呂大數不獲其詳今擬仁宗論律及諸儒言鐘律者記於篇以補續舊學之闕仁宗嘗言律呂真聲本陰陽之氣可以感格天地因聲定律庶幾為得以尺定聲則乖隔甚矣詔翰林學士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鄧保信阮逸胡瑗所制尺度等言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時去周方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考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法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以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之立

有隋
儀也

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勗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勗等以古物姑洗玉律等七品勘之當時以勗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為本竊惟夏商周漢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時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馴驗者唯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唯劉歆置銅斛世

之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兩者臣等驗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二分圍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較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况經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算數之妙荀勗揆較之詳密校之既合周尺則勗爲可法兼詳隋牛

和峴所謂
西京乃唐
東都爾

弘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中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鐵尺律比晉前尺長六分四厘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較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畧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唐享國三百年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

身經 卷之二十三
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更易其逸瑗保信及太府寺等尺其制彌長出古遠甚不可依用謹考舊文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二上進詔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常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影表尺畧合宋周隋之尺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總領校定詔罷之而司諫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後宋祁田况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上樂書補亡三卷詔詣闕庶言嘗得古本

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書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

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爲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侖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侖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一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寸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糗二米黍也。尺

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班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毋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侖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音。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展。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

史紀 卷之二十三
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
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
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畧矣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
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
得其真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
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
合房庶之法是矣今庶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
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所不合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
且黃鐘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算法圓積之
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

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
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積
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
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
以十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
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
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
毫長七十六分二厘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
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謂以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引歲
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

魏政何人
川恨
天下古今
欲行一好
事必有壞
事之小人
豈獨致恨
於何安哉

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鐘太簇等數律，可即令造律，與其說相應。鐘磬每編才易數三，敏而爲之，則旬月功可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四年，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

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惟秬與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糲二米，後漢任成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真黍，恐取數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是爲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

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圍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亦以方分置算，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黼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

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黼之方，十寸尺爲黼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黼方尺積十寸，此黼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珧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珧旁九釐五毫，羃百六十

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
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
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
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
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寸尺
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
真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見氏爲鐘大鐘十分其鼓間之
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之以其二爲之厚今無大
小薄厚而一以黃鐘爲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
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版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

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鐘爲率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
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
以爲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
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
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
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
斛之方尺圓其外甕旁九釐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筭
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和黍與一米孰
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厚薄而中律孰是是不是
既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

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方今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至當而

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後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世鮮鐘律之學卒莫辨其是非焉

鎮說誠為有見君實固執以為弗合亦如以差役為不可行摠不脫自家意見也

中原既失禮樂淪亡高宗時胡銓著審律論曰臣聞司馬遷有言曰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臣嘗深愛遷之言律於兵械為尤重而深惜後之談兵者止以戰鬪擊刺奇謀此律之所以汨陳而學者未嘗道也夫律度量衡古也淵源於馬遷濫觴於班固劉昭挹其流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汨其泥而揚其波遷之言曰黃鐘之實八十一以為宮而以九為法實如法

得長一寸則黃鐘爲九寸矣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實如法亦得長一寸亦黃鐘爲九寸也然則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夫所謂八十一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夫所謂九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法一也又曰丑二寅八卯十六辰六十四夫丑與卯陰律也與辰陽律也生陰律者皆二所謂下生者倍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其實遷之言財數百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淵源於馬遷乎固之言曰黃鐘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意也然林鐘之實五百四十分而乃以爲六百四十分林鐘太簇之實

本無大

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大小同於黃鐘之宮耳然則魏晉正製律而與黃鐘商徵不合其失兆此矣自子一分終於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蓋遷術也而固亦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歷十二辰之數而得黃鐘之實以爲陰陽合德化生萬物其說蓋有本矣然其言三分雜賓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所謂濁倍之變何夫雜賓之比於大呂則雜賓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二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之聲乃清於雜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蕭衍之論至於夾鐘而裁長三寸七分其失兆此矣是不亦濫觴於班固乎昭之言曰推林鐘之實至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簇之實

至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二乘而三約之者、爲下生之實、
四乘而三約之者、爲上生之實、此遷固之意、昭則詳矣、然以
絃實爲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夷、則何也、蓋昭之說、陽生
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今以絃實爲上生大呂、則是陽生
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爲下生夷、則是陰生陽乃下生也、其
蔽由不知大呂有濁倍之變、則其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
挹其流於劉昭乎、若夫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然
矣、夫班固以八十一分爲黃鐘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
長以容其實、初未嘗有徑三圍九之說也、康輩惑於八十一
分之實、以一寸爲九十分、而不察方圓之異、於是徑三圍九

之論興焉、夫律之形、圜如以爲徑三圍九、則利其四角之方、
而不足於九分之數、以之容黍、豈能至於千二百哉、然則所
謂圍九方分也、何以知之、知侖之方、則知黃鐘之分、亦方也、
固雖無明說、其論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侖、積八十一
寸、則一日之分也、夫八十一寸者、是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
百黍納之、侖中則不搖而自滿、是無異黃鐘之容也、侖之制、
方寸而深八分、一侖之方、則黃鐘之分、安得而不方哉、圍九
方分而圜之、則徑不止於三分矣、故夫徑三圍九之說、孟康
爲之也、然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爲六十、錢樂之
廣爲三百六十、則與黃帝之說悖矣、蓋樂之用、淮南之術、一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以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生三十有四以大呂夾鐘中呂蕤賓夷則無射生二十有七應鐘生二十有八始於包育而終於安運然由黃鐘迄於壯進百有五十則三分損一以下生由依行迄於億兆二百有九則二分益一以上生惟安運爲終而不生其言與黃帝之說大相抵牾自遷固而下雜然莫適爲主至五季王朴而後議少定沈括蔣之奇論之當矣是不亦汨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爲本而法爲末陛下修其實於上而有司方定其法於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其說有可考焉臣敢輕議

哉淳熙間建安布衣蔡元定著律呂新書朱熹稱其超然遠覽奮其獨見肥梳剔抉參互考尋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之成法權臣旣誣元定以僞學貶死春陵雖有其書卒爲空言嗚呼惜哉宜春歐陽之秀復著律通其自序曰自律呂之度數不見於經而釋經者反援漢志以爲據蓋濫觴於管子呂氏春秋流行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而波助於劉歆京房之學班固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盡房所出也後世協律者類皆執守以爲定法歷代合樂不爲無人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和聲所以不能追還於隆古之

盛者大抵由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固不能舍損益之說以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未免乎聲與數之不相合。有非天成之自然耳。蓋嘗因其損益上下生之義。而去其專用三分之蔽。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鐘以往。其下生者盈十。而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數之或損或益。出於自然而與舊法固不侔矣。若謂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既上而復下。則其法之窮也。於蕤賓大呂間見之。夫黃鐘而降。轉以相生。至於姑洗。則下生應鐘。而應鐘之上生蕤賓者。法也。今乃蕤賓之生大呂。又從而上生焉。此班志所以變其說爲下生大呂。而大呂之

與用餘說

長遂用倍法矣。夫律之相生。而用倍法。猶爲有理。獨專用三分以爲損益。則律之長短。不中乎天地自然之數。蓋生律之分。不止於三分損益之一端。以一律而分爲三。此生律之極數。特一求徵聲之法耳。苟以三分損益。一下生而一上生。則聲律殆無窮矣。何至於十二而止也乎。夫十二律之生也。十律皆下生。一律獨上生。唯其下生者。損之極也。而後上生者。益焉。上生則律窮矣。此窮上反下。窮下反上之理也。琴一弦之間。具十二律。皆用下生之法。而末以上生法終之。若以七弦而緊慢之。爲旋宮之法。則應鐘一均之律。宮聲之外。多用倍法。生一律矣。此天地聲音自然而然。不可拘於一。而不知

通變也。故正律止於十二而已。竊意十二律之度數當如考工記。鳧氏爲鐘。磬氏爲磬之類。各有一職。然官守旣失。後世無以考其度數之詳。而三分損益之說。散見於書傳者。或得之目擊。而不及識其全。或獲之口授。而未暇審其誤。或求之耳決。而不能究其真。因遂著爲定論。人皆以爲法之盡善矣。豈知三分損益所生之律。乃僅得其聲之近似者乎。夫聰非師曠。旣不能審音以知樂。而聲之近似者。又足以惑人之聽。聞此蔡邕所謂非目擊之明者。亦不能盡信其法也。後世之制樂者。不知律法之有未盡。但患其聲音高下之不協。乃取古昔遺亡之器而求之。蓋亦不知本矣。聲以數而傳。數以聲

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則。如侈者聲必咋。弇者聲必鬱。高者數必短。下者數必長。侈弇者數也。未聞其聲而已。知其有咋鬱之分。高下者聲也。未見其數而已。知其有長短之異。故不得其自然之聲。則數不可得。而考不得其自然之數。則聲不可得。而言今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顧區區於秬黍之縱橫。尺寸之修短。斛斗之廣狹。鐘磬之高下。謀之。是何足以得其聲之和哉。邵雍曰。世人所見者。漢律曆耳。隱然以三分損益之法爲未善也。近世蔡元定特著一書。可謂究心。然其說亦有可用與否。其可用者。多其所自得。而又有證於古。凡載於吾書者。可見矣。其否者。皆由習熟於三分上下生之說。而不於

聲器之近似者察之也。豈常察之而未有法以易之乎。此律通之所以作也。蓋律之所以長短不止乎三分損益之一端。自四分以往推而至於有二十分之法。管之所以廣狹必限於千二百黍之定數。因其容受有方。分圓分之異。與黍體不相合。而遂分辨其空。侖有實積隙積之理。其還相爲宮之法。有以推其爲一陰一陽相繼之道。而非一上一下相生之謂也。嗟乎。觀吾書者。能知其數之出於自然。則知由漢以至今日。凡史傳所述三分損益之說。可以刪而去之矣。使其說之可用也。則累世以來。律可協。樂可和。何承天劉焯輩不改其法矣。京房六十律。不足以和樂。而况錢樂之行爲三百六十

徒增多而無用乎。是其數非出於自然之無所加損。而徒欲傳會於當期之日數云爾。古之聖人所以定律止於十二者。自然之理數也。苟不因自然之理數。則以三分損益之法。衍之聲律。殆不特三百六十而已也。曩者魏漢津創用指尺以制律。乃竊京房之故智。上以取君之信。下以遏人之議。能行之於一日。豈能使後世用之乎。今律通之作。其數之損益。可以互相生。總爲百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得二百一十六。以爲之用。乾坤之策。其矣。世不用則已。用則聲必和。亦因古黃鐘九寸法。審之以人物之聲。而稍更定之耳。或曰。律止十二。胡爲復衍百四十四律乎。應之曰。十二者正聲也。百

四十四者變聲也。使不爲百四十四，何以見十二宮七聲長短之有定數，而宮商角徵羽清濁之有定分乎？其要主於和而已。故有正聲，則有變聲也。通其變，然後可與論律矣。律通上下二卷曰：十二律名數曰黃鐘起數，曰生律分正法，曰生律分變法，曰正變生律分起算，曰十二宮百四十四律數，曰律數傍通法，曰律數傍通別法，曰九分爲寸法，辨曰五十九律會同，曰空圍命實辨，曰十二律分陰陽圖說，曰陽聲陰聲配乾坤圖，曰五聲配五行之序，曰七聲配五行之序，曰七聲分類，曰十二宮七聲倡和，曰六十調圖說，曰辨三律聲法。凡十九篇。真德秀趙以夫皆盛稱之。桐城縣丞李如篋作樂書

一篇曰樂本。其評司馬光范鎮所論律曰：鎮言獨人房庶言尺法，庶言律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數秬黍中者，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百黍則太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儒者誤以一分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樂正矣。鎮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千二百黍實

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長一爲一分是度由律起也。光則據漢書正本之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本無脫去八字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廣定爲一分九十分則得黃鐘之長是律由度起也。書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後及度量衡是度起於律信矣。然則鎮之說是而光之說非也。然庶之論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說則非必如其說則是律非起於度而起於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律之本而後之爲律者不先定其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故嘗論之律者迓氣之管也。其候氣之法

十有二月每月爲管置於地中氣之來至有淺有深而管之入地者有短有長。十二月之氣至各驗其當月之管氣至則灰飛也。其爲管之長短與其氣至之淺深或不相當則不驗。上古之聖人制爲十二管以候十二辰之氣而十二辰之音亦由之而出焉。以十二管較之則黃鐘之管最長應鐘之管至短。以林鐘比於黃鐘則短其三分之一以太簇比於林鐘則長其三分之一其餘或長或短皆上下於三分之一之數。其默符於聲氣自然之應者如此也。當時惡睹所謂三分損益哉。又惡睹夫一千二百黍爲黃鐘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爲一分之說哉。古之聖人旣爲律矣欲因之以起度量

古法既不
得因此示
之亦不得
已耳

衡之法。遂以秬黍之中者。以實黃鐘之管。滿龠。傾而數之。得黍一千有二百。因以制量。以一黍之廣而度之。得黃鐘管九十分之一。因以起度。以一龠之黍之重而兩之。因以生衡。去古既遠。先王作律之本始。其法不傳。而猶有所謂一千二百黍之廣為一龠。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為一分者。可考也。推其容受而度其分寸。則律可得而成也。先王之本於律。以起度量。衡者。自源而生流也。後人以度量衡而起律者。尋流而及源也。光祿爭論往復前後三十年不決。大概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鎮深闢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去律。而得如古聖人默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

說得通

是千二百
黍作九分
不是九十
黍一黍作
一分此鎮
所以力主
也

至若庶之增益。漢志八字。以為脫誤。及其他紛紜之議。皆寧馨以為新奇。雖鎮力主之。非至當之論。有補於律法者也。沙隨程迥著三器圖議曰。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以之測幽隱之情。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以辨上下。則有品。以分隆殺。則有節。凡朝廷之出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頃刻不資焉者也。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鐘之律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皇祐中。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既大於周尺。姑欲合其量也。然竟於權不合。乃謂黍稱二兩。已得

史緯卷之二百二十四
官稱一兩反疑史書之誤及韓琦丁度詳定知逸瑗之失亦
未能以三器參相考也迥謂以黍定三器則其餘無不該三
者尺爲之本周尺先儒考其制臆合者不一宋祁取隋書大
業中歷代尺十五等獨以周尺爲之本以考諸尺韓琦嘉祐
累黍尺二其一亦與周尺相近司馬備刻之於石光舊物也
苟以是定尺又以是參定權量以合諸器如挈裘而振其領
無所不順矣迥博學好古朱熹深禮敬之江陵府學教授廬
陵彭應龍既注漢律曆志設爲問答著鐘律辨疑三卷至爲
精密發古人所未言

史緯卷之二百二十四

宋史七

志

曆

宋初用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其推驗稍疎詔司天少監王
處訥等別造曆法四年曆成號應天曆太平興國間有言應
天曆氣候漸差詔處訥等重加詳定六年表上新曆會冬官
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曆詔遣內臣沈元應集本
監官屬學生參校測驗考其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素曆
氣朔稍均可以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等集明曆術劉

內真苟守信王熙元魏序等及在監官屬精加詳定象宗等
言昭素曆法考驗無差可以施之永久賜號乾元曆真宗卽
位命司天監判官史序等爲新曆咸平四年曆成號儀天曆
凡天道運行皆有常度曆象之術古今所同蓋變法以從天
隨時而推數故法有疎密數有繁簡雖條例稍殊而綱目一
也端拱中翰林天文鄭昭晏上言唐貞觀二年三月朔日有
食之前志不書分數宿度分野虧初復末時刻臣以乾元曆
法推之得其歲戊子其朔戊申日所食五分一分在未出前
四分出後其時出自寅六刻虧在三刻食甚在八刻復在卯
四刻當降婁九度又言按曆書云凡欲取驗將來必在考之

往謹按周漢以來交食五星守犯以新曆及唐麟德開元
二曆復驗其事以究疎密前漢元光元年七月癸未晦日有
食之今按曆法當爲八月朔蓋日食朔月食望自爲常理今
云晦日食者蓋司曆之失也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
之亦當爲九月朔端拱二年四月己未翰林祇候張北夜直
禁中太宗手詔曰覽乾元曆細行此夕熒惑當退至軫宿乃
順行今止到角宿卽順行得非曆差否奏曰今夕一鼓占熒
惑在軫末角初順行也據曆法今月甲寅至軫十六度乙卯
順行驗天差二度臣占熒惑明潤軌道兼前歲逆出太微垣
按曆法差疾者八日此皆上天祐德之應非曆法之可測也

之家所重
即不在此
所以時有
也人亦天
其用家言
之耳

至道二年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按經史年曆自漢魏以
降雖有編聯周秦以前多無甲子司馬遷雖言歲次詳求朔
閏與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
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
常星不見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歲卒於周悼王四十一
年壬戌之歲皆非是也馬遷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儒
後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氏凡編一年則有一十二月
月有晦朔氣閏則須與歲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歲次本朝
文敘聿典禮樂成備惟此一事久未刊詳臣探索百家用心
十載乃知唐堯卽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亦在

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甲子可證太甲元
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自堯卽位之年
距春秋魯隱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至
道二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年
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據經傳正文用古曆推校無不符合
乃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爲濶畧諸如此事觸類甚
多臣耽研既久引證尤明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
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曆一節
每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爲常
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

成書何必
限日言之
大易故卒
不就

爲法以推經傳縱小有增減抑又經傳之誤皆可以發明也
古曆到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合伏望
聖慈許臣撰集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倘有可觀願藏秘府詔
許之書終不就國初有司上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
則本朝運膺火德色當尚赤臘以戌日詔從之雍熙元年布
衣趙垂慶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
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
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尚
書省集議常侍徐鉉與百官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
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弒莊宗早編屬籍

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膺火德
况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於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今
垂慶欲國家繼唐統爲金德夫五運迭遷質文相次豈可越
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
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爲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
漢子孫爲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
李林甫卒復以魏周隋爲三恪此前載甚明也伏請祇守舊
章以承天祐從之天禧四年光祿寺丞謝絳上言太祖生於
洛邑而胞絡惟黃天緯聚於奎躔而鎮星是主則土德之符

秦皇即伏
義伏義何
所受乎

禮記夏后
內無殷尚
同尚赤
皆反之可
乎

史續
在矣大理寺丞董行父上言曰自昔秦皇以萬物生東至仁
體乎木故德始於木木以生火神農受之為火德火以生土
黃帝受之為土德土以生金少昊受之為金德金以生水顓
頊受之為水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為木德木以生火唐堯
受之為火德火以生土虞舜傳之為土德土以生金夏為金
德金以生水商為水德水以生木周為木德木以生火漢應
圖讖為火德火以生土唐受曆運為土德陛下紹天之統受
天之命固當上繼唐祚以金為德詔兩制議議曰竊見謝絳
所述以聖祖得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堯緒為火德之比雖
班彪叙漢祖之興有曰帝堯之苗裔及序承正統乃越秦而

繼周非用堯之行今國家或用土德即當越唐上承於隋彌
非順次失五德傳襲之序又據行父請越五代紹唐為金德
若其度越累世上承百年之統則晉漢洎周減帝中夏太祖
既受終於周室而陟於元后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於遐邇
之統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姓紀號率循火行之
運以輝炎靈之曜茲事體大非容輕議矧雍熙中徐鉉等議
之詳矣謝絳董行父等所請難以施行詔可宋興百餘年司
天數改曆其說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
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精思弗能考也
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

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於無形之數哉。乾興初。議改曆。命司天役人張奎與學者楚衍。曆官宋行古。集天章閣造曆。至天聖元年。成。命曰崇天曆。以來年甲子歲用之。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不效。詔候驗。至七年。判司天監周琮言。古之造曆。必使千百年間。星度交食。若應繩準。今曆成而不驗。則曆法爲未密。英宗卽位。命周琮及冬官正王炳等作新曆。三年而成。琮言。舊曆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旣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邁更陳家學。詔翰林學士范鎮。詣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

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曆之所候。而易簡道邁所學。䟽闊不可用。新書爲密。遂賜名明天曆。書舉正南之星。以正四方。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又何承天云。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正仲秋。今以中星校之。所差一十七八度。蓋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祖冲之修大明曆。始立歲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虞廓劉孝孫等因之。各有增損。以創新法。若從虞喜之驗。昴中則五十餘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驗。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後皇極綜兩曆之率。而要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通其意。未盡其微。今

則別調新率，改立歲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於虛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於今。自帝堯以來，循環考驗，皆得其中最為親近。開元中，浮屠一行作大衍曆，詔梁令瓚作黃道游儀，測知畢觜參鬼四宿赤道宿度，與舊不同。自一行之後，無所增損。至仁宗皇祐初，始詔造黃道渾儀，測驗赤道宿度，又斗牛女危室胃畢井鬼柳氐心尾箕一十四宿，與一行所測不同。古今之人，以八尺圓器，欲盡天體，決知其難矣。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月未合朔，在日後，今在日前，太疾也；朏者，人君舒緩，臣下驕盈之象。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合朔則月與日合，今在日後，太遲也；側匿者，人君

其變者，自有常數，傳稱人君有舒緩之變，未達月有遲速之常也。今以日行之盈縮，月行之遲疾，皆損益之，或失其日以為定期，則舒亟之度，乃勢數使然，非失政所致也。岳臺，今京師岳臺坊，地曰浚儀，近古候景之所。尚書洛誥稱：東土是也。禮玉人職：土圭，長尺有五寸，以致日。此即日有常數也。司徒以圭正日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即是地中致日景與土圭等。然表長八尺，見於周髀。夫天有常運，地有常中，曆有正象，表有定數。言日至者，明其日至也。景尺有五寸與圭等者，是其景晷之真效。然夏至之日，尺有五寸

之景不因八尺之表將何以得故經見夏至日景者明表有定數也新曆周歲中晷長短皆以八尺之表測候所得名中晷常數日月成象於天以辨尊卑之序日君道也月臣道也請食之變皆與人事相應若人君修德以禳之則或當食而不食故太陰有變行以避日則不食五星潛在日下扶救則不食涉交數淺或在陽曆日尤著盛陰氣衰微則不食德之休明而有小肯天爲之隱蔽雖交而不見食此四者皆德感之所由致也按大衍曆議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當食時自交趾至朔方同日度景測候之際晶明無雲而不食以曆推之其日入交七百八十四分八向食八分半十三年天正

至東封禮畢還次梁宋史官言十一月庚戌朔當食帝曰予方修先后之職謫見於天是朕之不敏無以對揚上帝之休也於是徹膳素服以俟之而卒不食在位之臣莫不稱慶以謂德之動天不俟終日以曆推之是月入交二度弱當食十五分之十三分而陽光自若無纖毫之變雖算法乖舛不宜若是凡治曆之道定分最微故損益毫釐未得其正則上考春秋以來日月交食之載必有所差假令治曆者因開元二食變交限以從之則所協甚少而差失多矣由此明之詩云此日而微乃非天之常數也正交如累壁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遙交深則相薄所觀之地又

備所食之時亦別，苟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縱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食則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斜。正理不可均，月在陽曆，校驗古今，交食所虧，不過其半。合置四正食，差則斜正於卯酉之間，損益於子午之位。務從親密，以考精微。五星見伏，當先考日度之行，日周四時，無所不照。君道也。星分行列宿，臣道也。陰陽進退，于此取儀刑焉。是以當陽而進，當陰而退，皆得其常數。加減之古之推步，悉皆順行。至秦方有金火逆數。太行曰：木星之行，與諸星稍異。商周之際，率一百二十年而超一次。至戰國之時，其行寢急。逮中平之後，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自此

之後，以為常率。五星伏見留逆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驗之於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蓋皇天降譴，以警悟人主。又或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謂之曆舛。以數象相參，兩喪其實。大凡校驗之道，必稽古今注記，使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則失行可知矣。琮又論曆曰：古今之曆，必有術過於前人，而可以為萬世之法者，乃為勝也。若一行為太衍曆議，及畧例校正歷代，以求曆法強弱為曆家體要，得中平之數。劉焯悟日行有盈縮之差，李淳風悟定朔之法，并氣朔閏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日行有交道，表裏五星有入氣加減。宋何承天始悟測景以定氣序。晉姜岌

始悟以月食所衝之宿爲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作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數。宋祖冲之始悟歲差。唐徐昇作宣明曆，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曆悟日月會合爲朔所立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及立法推求晷景，知氣節加時所在。後之造曆者莫不遵用焉。其疎謬之甚者，苗守信之乾元曆，馬重積之調元曆，郭紹之五紀曆也。大槩無出於此矣。然造曆者皆須會日月之行，以爲晦朔之數，驗春秋日食，以明強弱。其於氣序則取驗於傳之南至，其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星加減，二曜食差，日宿月離，中星晷景，立數立法，悉本之於前語。然後較驗。上自夏仲康五十九年，辰弗集于房，以至於今，其星

辰氣朔，日月交食等，使三千年間若應準繩，而有前有後，有親有疎者，卽爲中平之數，乃可施於後世。其較驗則依一行孫思恭取數多，而不以小得爲親密，較日月交食，若一分二刻以下爲親，二分四刻以下爲近，三分五刻以上爲遠。以曆注有食而天驗無食，或天驗有食而曆注無食者，爲失。其較星度，則以差天二度以下爲親，三度以下爲近，四度以上爲遠。其較晷景尺寸，以二分以下爲親，三分以下爲近，四分以上爲遠。若較古而得數多，又近於今，兼立法立數，得其理而通於本者，爲最也。琮自謂善曆，嘗曰：世之知曆者，尠近世，獨孫思恭爲妙，而思恭又嘗推劉義叟爲知曆焉。紹興五年，日

史紀 卷之二十四
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其言卒驗侍御史張致遠請詔得改造新曆仍盡取其書參校太史有無以補遺闕擇曆算子弟粗通者授演禮之要庶幾日官無曠曆法不絕詔得一卽秘書省改造新曆曆成賜名統元以六年頒行賜得一通微處士官其一子得一上推甲子之歲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度起於虛中以爲元著曆經等書詔付太史氏乾道二年光州士人劉孝榮言統元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願改造新曆詔禮部尚書周執羔提領改造新曆三年執羔以曆來上孝宗曰日月有盈縮須隨時修改執羔曰

舜協時月正日以爲積久不能無差故協正之孝宗詔與太史禮部同測驗新曆紀元統元各有疎密朝廷始知三曆異同詔太史局以新舊曆參照行之禮部言新舊曆官互相異同參照實難新曆比之舊曆稍密詔用新曆名以乾道曆乙丑歲頒行四年禮部員外郎李燾言統元曆行之既久與天不合固宜大行曆最號精微用之亦不過三十餘年後之欲行遠也難矣夫曆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仁宗用崇天曆至皇祐四年十一月日食而曆不效詔以唐八曆及宋四曆參定皆以景福爲密遂欲改作劉義叟謂崇天曆頒行逾三年所差無幾距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古聖人曆

義叟善曆
其論平恕

如此

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或有
遲速未必獨是曆差迺從義叟言復用崇天曆義叟曆學為
宋第一歐陽修司馬光輩皆遵用之崇天曆既復用又十三
年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曆曆官周琮等遷官後三年驗熙
寧三年七月月食不效迺詔復用崇天曆奪琮等所遷官熙
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曆沈括實主其議明年正月月食遽不
效詔問修曆者姓名括具奏辨得不廢識者謂括彊辨不許
其深於曆也乃知義叟之言然願申飭曆官加意精思勿執
今是益募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補治新曆緣熹嘗承詔
監視測驗值新曆太陰熒惑之差恐書成所差或多見譏能

是奸

者迺詔諸道訪通曆者淳熙三年判太史局李繼宗奏令
在局通算曆人重造新曆成詔名淳熙曆令禮部秘書省參
詳以聞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定五星行度分數各
有異同孝宗曰自古曆無不差者况近世此學不傳求之草
野亦難其人詔以淳熙曆權行頒用一年五年金遣使來朝
賀妄稱其國曆九月庚寅晦為己丑晦接伴使丘密辨之使
者辭窮於是朝廷益重曆事李繼宗吳澤言金國九月作小
盡不當見月體今既見月體則己丑不為晦日十二年成忠
節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今歲三月望月食三
更二點而曆在二更二點數虧四分而曆虧幾五分朔差者

同在卯時
相去亦無
甚遠

八年矣。乃守疏敝之曆，不革舊其可哉。忠輔於易粗窺太衍之旨，創立日法，撰演新曆，不敢以言者，誠懼太史順過飾非，恃刻漏則水有增損，遲疾恃渾儀則度有廣狹，斜正所賴，今歲九月之交，食在晝，而淳熙曆法當在夜，以晝夜辨之，不待紛爭而決矣。虧初在東北卯正一刻，係日出前，食甚在正北辰初一刻，復滿在辰正初刻，並日出後，其日日出卯正二刻後，與虧初相去不滿一刻，以地形論之，臨安在岳臺之南，秋分後晝刻比岳臺差長，日當先曆而出，故知月起虧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以淳熙曆推之，九月望夜，虧初在卯初三刻，食甚在卯正三刻後，復滿在辰正初刻後，並在晝。孝宗曰：日

月之行有疏數，故曆久不能無差。大抵月之行速，多是不及，無有過者，可遣臺官禮部同驗之。其夜陰，虧食。孝宗曰：曆久必差，聞來年月食者，二可俟驗否。迺詔有通天文曆算者，所在以聞。布衣皇甫繼明等陳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十七日，實曆敝也。太史乃注於十六日之下，徇私遷就以掩其過，請造新曆，而忠輔乞與曆官劉孝榮及繼明等各具已見，合用曆法，指定今年八月十六日大陰虧，食加時早晚，所見分數及生光復滿方面辰刻更點，同驗之。仰合乾象，折衷疏密，再請今年八月二十九日驗月見東方一事，苟見月餘光，則其日不當以為晦也。又今年九月十六

日驗月未盈一事苟見月體東向之光猶薄則其日不當爲望也知晦望之差則朔之差明矣必使氣之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曆詔禮部侍郎顏師魯監之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忠輔差三點迺罷遣之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淳熙曆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與天合按淳熙十四年曆清明夏至處暑立秋四氣及正月望十月朔並差一日五行用事各隨氣朔而差南渡以來渾儀草創不合制度無圭表以測日景長短無機漏以定交食加時設欲考正其差而太史局官尚如去年測驗太陰虧食自一更一點還光一分之後或一點還光二分或一點還光三分使更點乍

疾乍徐隨景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晉太始隋開皇唐開元課曆故事取淳熙曆與萬所造之曆各推而上之於千百世之上以求交食與夫歲月日星辰之著見於經史者爲合與否然後推而下之以定氣朔則與前古不合者爲差合者爲不差甚易見也至於日之出入晝夜有失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急與遲則爲變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請考正淳熙曆法之差俾上不違於天時下不乖於人事皇甫繼明史元實皇甫迨龐元亨言淳熙曆立法乖躐丙午歲定望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望於十六日下以掩其過臣等嘗

二字應
行度

陳請與太史局官對辨更曆。迄今未行。今考淳熙曆經。則又差於將來。戊申歲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太史局官俟頒曆之際。又將妄退於二十三日矣。法不足恃。必假遷就。而朔望二弦。曆法綱紀。苟失其一。則五星盈縮。日月交會。與夫昏旦之中星。晝夜之晷刻。皆不可得而正也。渾儀景表。壺漏之器。臣等私家無之。是以曆之成書。猶有所待。請依改造大曆故事。置局更曆。以祛太史局之弊。孝宗謂宰相王淮曰。可使秘書省同察之。免有異同之論。給事中王信乞命繼明與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取其無差者。詔從之。十二月進所造曆。淮等奏萬等曆日與淳熙十五年曆差二朔。淳熙曆十一月

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孝宗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禮部言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曆法不同。當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請遣官監視。詔吏部侍郎章森與禮部侍郎尤袤監之。六月二日森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入濁。十月晦。袤奏。晨前月見東方。孝宗問諸家孰為疏密。周必大等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體尚存一分。忠輔萬謂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以二十九日尚存月體耳。紹熙二年行會元新曆。慶元四年會元曆占候多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詔禮部侍郎胡欽監楊忠輔造新曆。右諫議大夫姚愈言。太史局文籍散逸。

測驗之器又復不備幾何而不疏畧哉漢元鳳間言曆者十
有一家議久不決考之經籍驗之帝王錄然後是非洞見元
和間以太初違天益遠晦朔失實使治曆者修之以無文證
驗雜議蠶起越三年始定此無他不得儒者以總其綱故至
於此也周官馮相氏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運動而冢宰實
總之漢初曆官猶宰屬也熙寧間司馬光沈括皆嘗提舉司
天監故當是時曆數明審法度嚴密乞命儒臣常兼提舉以
專其責五年忠輔曆成宰臣京鏗上進賜名統天頒之慶元
五年七月辛卯朔統天曆推日食雲陰不見六年六月乙酉
朔日食不驗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詔太史與

草澤聚驗於朝統天曆先天一辰有半迺罷楊忠輔詔草澤
通曉曆者應聘修治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澣之言曆者天
地之大紀聖人所以觀象明時倚數立法以前民用而詔方
來者也自黃帝以來至於秦漢六曆具存其法簡易同出一
術及其既久而與天道不相符合於是太初三統之法相繼
改作而推步之術愈見濶疏是以劉洪祖冲之之減破斗分
追求月道推測之法始加詳焉至於李淳風僧一行而後總
氣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擬數演筭之法始加備焉故後世之
論曆轉爲精密非過於古人也蓋積習考驗而得之者審也
試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開元而至於五代所作者國初應

天而至於紹熙會元曆所更者十二書無非推求上元開闢
爲演紀之首氣朔同元而七政會於初度從此推步以爲曆
本未嘗敢輒爲截法而立加減數於其間也獨石晉天福間
馬重績更造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於當
時五年輒差遂不可用識者咎之今朝廷自慶元三年以來
測驗氣景見舊曆後天十一刻改造新曆賜名統天進曆未
幾而推測日食已不驗此猶可也但其曆書演紀之始起於
唐堯二百餘年非開闢之端也氣朔五星皆立虛加虛減之
數氣朔積分乃有泛積定積之繁以外筭而加朔餘以距筭
而減轉率無復彊弱之法盡廢方程之舊其餘差漏不可備

言以是而爲術乃民間之小曆非朝廷頒正朔授民時之書
也漢人謂曆元不正故盜賊相續言雖迂誕然而曆紀不治
實國家之重事願詔有司募通曆之士更造新曆庶幾并智
合議調治日法追迎天道可以行遠當楊忠輔演造統天曆
之時每與議論曆事今見統天曆舛輒私成一曆乞改造新
曆時容臣投進與草澤諸人所著之曆參考之又言統天曆
來年閏差願以諸人所進曆令秘書省參考頒用秘書監編
修官曾漸言改曆重事也昔之主其事者無非道術精微之
人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王
朴等然猶久之不能無差其餘不過遞相祖述依約乘除捨

短取長移疎就密而已非有卓然特達之見也一時偶中卽
應作本朝復舛戾宋朝敝在數改曆法統天曆頒用之初卽已測日食
不驗因仍至今置閏遂差一月其爲當改無疑然朝廷以一
代鉅典責之專司必其人確然著論破見行之非服衆多之
口庶幾可見按乾道淳熙慶元凡三改曆皆出劉孝榮一人
之手其後遂爲楊忠輔所勝久之忠輔曆亦不驗故孝榮安
職至今王孝禮數以自陳每預測驗或中或不中李孝節陳
伯祥本皆忠輔之徒趙達卜筮之流石如愚獻其父書不就
測驗晷景止定月食分數其術最疎陳炎則并與交食不論
愈無憑依此數人者未知孰爲可付故鮑澣之屢以爲請今

若降旨開局不過收聚此數人者和會其說使之無爭來年
閏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當頒曆外國而三數月之間急
遽成書結局推賞討論未盡必生詆訾今劉孝榮王孝禮李
孝節陳伯祥所擬改曆及澣之所進曆皆已成書願以衆曆
參考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頒用庶幾來年置閏不差請
如先朝故事搜訪天下精通曆書之人用沈括所議以渾儀
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錄積三五年前後參較庶幾可傳永
久詔漸充提領官澣之充參定官草澤精筭造者嘗獻曆者
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於是開禧新曆議論始定詔以戊辰
年權附統天曆頒之嘉定三年鄒准言曆書差忒當改造詔

兼秘書監戴溪充提領官四年春曆成未及頒行溪去國曆亦隨寢韓侂胄當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曆差者於是開禧曆附統天曆行於世者四十五年初嘉泰元年守秘書監俞豐等請改造新曆臣僚言頒正朔所以前民用也比曆書一日之間吉凶並出異端並用凡閭閻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示四夷之道哉願削不經之論從之二年五月朔日食太史以爲午正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詔著作郎張嗣古監視測驗大猷言然曆官乃抵罪嘉定十三年監察御史羅相言太史局推測七月朔太陽交食至是不食願令與草澤新曆精加討論於是澤等各降一官淳

四年兼崇政殿說書韓祥請召山林布衣造曆從之八年大府少卿尹渙言曆者所以統天地侔造化自昔皆擇聖智典司其事後世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以爲利吾國者唯錢穀之務固吾圉者唯甲兵是圖至於天文曆數一切付之太史局荒疎乖謬安心爲欺朝士大夫莫有能詰之者請詔四方之通曆筭者至都使曆官學焉十一年殿中侍御史陳垓言曆者天地之大紀國家之重事今演撰新曆將以革舊曆之失乃驗所食分數開禧舊曆僅差一二刻而李德卿新曆差六刻二分有奇由此觀之舊曆差少未可遽廢新曆差多未可輕用一旦廢舊曆而用新曆不知何所憑據請參考

推筭頒行十二年曆成賜名會天寶祐元年行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為閏十一月既已頒曆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言曆法以章法為重章法以章歲為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十九年謂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也若此今所頒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為冬至以冬至後為閏十一月莫知其故蓋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

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為章歲其十一月是為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且一章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約止有一日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十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筭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當為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筭造

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月，實積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于此。况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餘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筭，其謬可知矣。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說，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之說，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為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為十一

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為十一月初一。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為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趨下一日。置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始為大盡。然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謂此也。夫曆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曆雖已頒，亦改正之。顧今何靳于改之哉？臣儒者，豈欲與曆官較勝負？既知其失，安得默而不言邪？詔遣官偕元震與太史局辨正，而太史之詞窮，以元震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降官，有差，因更造曆。六年曆成，詔試禮部

七年頒行卽成天曆也德祐之後陸秀夫等擁立益王走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等作曆名本天曆

地理

唐室旣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開寶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年平

江南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計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得州二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六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五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至是天下旣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折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荆湖

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
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
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
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
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
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
理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
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
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
百餘年繇建隆初迄治平末一百四年州縣沿革無大增損

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綏州韓繼隆取銀州王韶取熙
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温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達取廣源最
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屠安彊等砦雖嘗以河
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將欲取之寧
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
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
月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安西一州晉寧綏德二軍
龍平會寧金城三關安西平夏威戎興平定邊威羌金湯白
豹會川九城又砦二十八堡十復取鄯湟廓宗哥等城建中
靖國悉還吐番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

與易取難
女石真妄
人

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澮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
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騫於元
符封域之表迄於重和既立涇原鄜延西寧三城雖夏人浸
衰而民力亦敝西事甫定北釁旋起蓋自崇寧以來益梓夔
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
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
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
蒼黃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於金東畫長淮西割商
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
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

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右又百五十年迨德祐丙子遂併歸
於元天下復合爲一焉今據元豐所定併京畿爲二十四路
首之以京師重帝都也終之以燕雲以其旣得而旋失故附
見於後而以四京及南渡行在之所冠乎篇首爲地理志云
東京汴之開封也因周之舊爲都

西京河南府也有宮城

南京應天府也有宮城

今歸德府

北京大名府也有宮城

南渡行在所臨安府也

京東路分爲東西兩路西抵大梁南極淮河東北至于海有

鹽鐵絲石之饒其俗重禮義勤耕紉浚郊處四達之會故建
爲都政教所出五方雜居睢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
衝其後河截清水頗涉艱阻兗濟山澤險迴盜或隱聚營丘
東道之雄號稱富衍物產尤盛登萊高密負海之北楚商兼
湊民性復戾而好訟鬪大率東人朴魯純直爲多下邳俗尚
頗類淮楚焉

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東暨汝潁西被陝服南畧鄆郢北抵
河津絲枲漆纘之所出而洛邑爲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
衣冠舊族然土地褊薄迫于營養盟津滎陽滑臺宛丘汝陰
潁川臨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頗同唐鄧汝蔡率多曠田蓋自

唐季之亂土著者寡太宗遷晉雲朔之民於京洛鄭汝之地
墾田頗廣民多致富亦由儉嗇而然襄陽爲汴南巨鎮淮安
隨棗陽西城武當上庸東梁信陽其習俗近荆楚

河北路蓋禹貢兗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兗爲多當畢昴東壁
尾箕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岱西壓上黨繭絲織
紉之所出人性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率好勇尚義號爲強
伎土平而近邊習於戰鬥有河漕以實邊用商賈貿遷芻粟
峙積宋初募置鄉義大修戰備爲三關置方田以資軍廩契
丹數來侵擾人多去本及薦修戎好益開互市而流庸復來
歸矣大名澶淵安陽臨洛汲郡之地頗雜斥鹵宜於畜牧浮

陽際海多鬻鹽之利其控帶北地鎮魏中山皆爲雄鎮云
河東路蓋禹貢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爲多當菴參之分東
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險地有鐵
鹽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
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尚尤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貿易
以充監牧之用太宗平大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爲重
鎮屯精兵以控邊鄙云

陝西路蓋禹貢雍梁冀豫四州之域而雍州全得焉當東井
輿鬼之分西接羌戎東界潼陝南抵蜀漢北際朔方有銅鹽
金鐵之產絲枲林木之饒其民務農桑好稼穡鄠杜南山上

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利大抵夸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
風甚者好鬪輕死蒲解本隸河東故其俗頗純厚被邊之地
以鞍馬射獵爲事其人勁悍而質木梁泉少桑麻之利布帛
鹽酪資於他郡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變秦隴儀
渭涇原邠寧鄜延環慶等皆分兵屯守以備不虞云

陝西兼永興鄜延環慶

秦鳳涇原熙河六路

兩浙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南斗須女之分東南際海西控
震澤北又濱于海有魚鹽布帛杭稻之產人性柔慧尚浮屠
之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
巧出焉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云

淮南東西路本淮南路蓋禹貢荆徐揚豫四州之域而揚州
爲多當南斗須女之分東至於海西抵淮潁南濱大江北界
清淮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鄆里饒
富多高貲之家揚壽皆爲巨鎮而真州當運路之要符離譙
亳臨淮朐山皆便水運而隸淮服其俗與京東西畧同
江南東西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牽牛須女之分東限七閩
西畧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
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後文物頗盛而茗薜冶鑄金帛稅稻
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喪葬
或不中禮尤好爭訟其氣尚使然也

荆湘南北路蓋禹貢荊州之域當張翼軫之分東界鄂渚西
接溪洞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唐末藩臣分據宋初下之鄂岳
本屬河南安復中止舊地今以壤制而分隸焉江陵國南巨
鎮當荆江上游西控巴蜀澧鼎辰三州皆旁通溪洞置兵戍
守潭州爲湘嶺要劇鄂岳處江湖之都會全邵屯兵以扼蠻
獠大率有材木茗薜之饒金鐵羽毛之利其土宜穀稻賦入
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遷徙自占深耕穡種
率致富饒自是好訟者亦多矣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俗薄
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故常下令禁之
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王

氏竊據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盡復之，有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愜，生籍繁夥，雖磽确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寢貴。故多田訟。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浙畧同。然多嚮學，喜講誦，好爲文辭，登科第者尤多。

川峽四路，蓋禹貢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爲多。天文與秦同，分南至荆峽，北控劔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織麗窮于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爲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衆，然懷

趨仕進，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視，醫藥及親在多，別籍異財。漢中巴東，俗尚頗同，淪於偏方，殆將百年。孟氏旣平，聲教攸暨，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揚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儋崖萬安

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郡土壤遐僻但羈縻不絕而已

金人徙其人民以空地來歸三年之內旋

每取之則天開石河



燕山府路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建為南京又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州二十四縣來歸又得平營經三州四縣宣和四年改燕為燕山府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人復取之平州即漁陽營州即平盧經州即玉田縣中府路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為西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媽等州所山後九州也尋復為金人所取

宣和三年

